

上帝也眷顾的微笑

她是我在病房偶然认识的女子,那时病房十分紧张,她从急诊收治入院,住在走廊的加床,正对着朋友所在的病房。每到下午,许多术前或术后的病人都习惯在楼道里交流病情,一个个看上去愁眉苦脸的,唯有她总是一个人倚靠着墙恬静地站在那里,嘴角挂着一丝淡定的浅笑。

她看上去二十多岁,眉清目秀,皮肤白皙,神情自若,让人不由得心生好感。第二天晚餐时间,配餐员送餐时,我注意到她打完饭,放在一张简易桌上后,依旧静静地依墙站着,她身边唯一的凳子上坐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,黑黝黝的眼睛像月牙儿,似笑非笑间显他的俏皮与可爱。小男孩儿一边拿着刚刚送来的包子往嘴里塞,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四周,直到他甜甜地叫她“妈妈”,我才知道她已然是一位母亲。再后来送餐员总会多给她一份点心或包子。

几天后,朋友右边的病友出院,刚做完手术的她便顺理成章地从走廊加床调进了病房,住在朋友的右边。她依旧言语不多,只有在小男孩儿和爸爸来探视她时,我们的交流才随着孩子的话题逐渐增多。她叫泰英,是陕西人,虽然年仅28岁,却历经了无数劫难。如果不是她亲口所说,我很难想象她曾经罹患癌症。她十九岁那年认识了大她八岁的先生,二十一岁结婚,二十三岁生子。刚刚出院,却出血不止,经当地医院检查诊断为绒毛癌,院方下了病危通知。可想而知,这对刚刚做了父亲母亲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。为了治病,他们四处求医,无奈之下只得把新生儿丢给亲戚照料。化疗开始后,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接踵而来,恶心、呕吐、脱发,虽然绒癌的治愈率很高,但也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,在她进行第二期化疗后,同病房的病友由于身体反应强烈,最终造成脑梗,离开了人间。身体单薄

的她一直坚强地和病魔抗争着,忍受着化疗的种种反应和剧痛,坚持到五个疗程后,她的各项指标终于恢复正常。

由于她身体经受了巨大创伤,几年后,家人都希望她再生一个孩子,可以借机好好调养,可是当她怀孕不久,肚子疼痛难忍,送往医院检查后得知是宫外孕,医生立即对其实施手术。她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前不久,她再度怀孕,家人一阵欣喜,可是不久后她发现身体不适,经诊断再度宫外孕。由于胚胎已成形,性命攸关,必须马上施行手术,就这样,医生为防后患,施行了输卵管切除术。她没有丝毫的烦躁和埋怨,依然是那样淡定地微笑。我心疼地看着她,她却淡淡一笑,说上帝因为眷顾她,才让她经历了这么多病痛,以后肯定会照顾她的。

我忽然明白她之所以吸引我,不是缘于她的容貌,而是她那恬静的微笑,那是一种历经生死劫难却

依然坚毅的微笑,我相信那微笑一定能撼动上天。有许多这样的女子,她们没有金子钻石的珠光,没有浓妆艳抹的浮华,有的只是一种沁人心脾的芬芳。即便生活给予她们再多的风雨、坎坷和磨难,她们却依然执着而坚强地微笑。大灾大难于她们来说不是万劫不复,笑对人生才是生命的真谛。

病房是一个容易让人心生怜悯的地方,因为每个人都经历着病痛的折磨,忍受着身体的某处创伤,所以彼此的心更容易靠近。那段日子,大家互相关心,互相帮助,互相鼓励,成了患难病友。

如今,生活早已恢复正常,不再有医院刺鼻的药味,不再有病房沉闷的空气,终于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气,享受到湛蓝的天空,我很少想起那些在医院的的日子,但我却时常想起泰英,想起她娇柔端庄的脸庞,想起初见时她倚在墙边淡定的微笑。



恋恋风尘

那年的长发飘呀飘

李永海



窗外,繁星满天;灯下,我铺开信笺。总想写一封信,写一封关于从前和现在的信。在信上写写自己的心境,把过去的理想拿出来谈谈,把过去的单纯翻出来品味,在月光下慢慢地写,字儿清秀,纸儿洁白,每一个字都是一点心灵的痕迹。写罢装进信封,贴上一张美丽的邮票,然后寄给远方的你。这实在是一种享受。

那年,你刚满20岁,花一样的年龄。像早晨的太阳,充满希望。你曾经对我说,青春如诗,岁月如歌,当人生经历沧桑,过去的甜美成了回忆时,生命便即将到达它的终点。

时隔多年,我仍清晰记得你

甜美的话语。我想起了我国古代大诗人屈原的“袅袅兮秋风,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于是,有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另一句诗:“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若秋叶之静美。”他们将秋叶之美已阐述得淋漓尽致了。

岁末的工作是忙碌而紧张的,心境是坦然而多变的,这个冬季雪还没有光顾家乡固始这座县城,无雪的冬季总让心情多少有些失落,日子在平淡如水中穿梭,每一天在琐事中匆忙,与每一个夜晚平静的回望,忽然间感觉,多么渴望生活会有一点点改变,多么期望如水样平静的日子会有新奇的美丽与惊喜……就在这时,

我突然收到你从远方寄来的信,字迹娟秀。你在来信里附上了西藏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《十诫诗》:第一最好不相见,如此便可不相恋。第二最好不相知,如此便可不相思。第三最好不相伴,如此便可不相欠。第四最好不相惜,如此便可不相忆。第五最好不相爱,如此便可不相弃。第六最好不相对,如此便可不相会。第七最好不相误,如此便可不相负。第八最好不相许,如此便可不相续。第九最好不相依,如此便可不相偎。第十最好不相遇,如此便可不相聚。但曾相见便相知,相见何如不见时。安得与君相决绝,免教生死作相思。

倚在窗前,展读你的来信,我感动万千。

曾经的一句句问候,曾经的一次次等候,未经任何考验,便缓缓散去。

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你可曾记得,10年前,我从部队回家探亲,在朋友如安家,一次莫名的安排,一次尴尬的邂逅,我认识了你。那年,你的长发飘呀飘,模样是那么的清纯可人。你是一个彻底打动我心的女孩儿,从第一眼看到你,我就喜欢上了你。也许你知道后只会一笑而过,笑着说我轻浮。却不知这颗种子已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内心深处,慢慢地生长,渐渐开始融入我的思想,融入我的生活。你那曼妙的身影已不知有多少次出现在我不眠的夜晚里。

在朋友如安的撮合下,我俩慢慢开始交往了。我渐渐知道了你的一些事情。你父母早逝,跟着爷奶长大,上中学时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打工,到大学时学费生活费基本都是自己挣。

我知道后唏嘘不已,决心要一辈子守护你,爱护你。

转眼,半个月的探亲假就要结束了。一路走来,你没有一句溢美之词,也没有一句虚伪的奉承,让我这个不善交际、不善言辞,甚至有点木讷的人,被真切切地感动着。因为你我之间这种纯真无私的爱,让我对生活有了全新的感受,总想用一篇文字,把我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,把你的这份深情厚谊写出来,自己无奈才疏学浅,始终未能如愿。后来,我回到部队,我们交往的信函依然继

续,不过,已不再有那牵肠挂肚的感觉。后来,我退伍回乡参加税务工作,得知你已与一位中学教师相伴相牵。再后来,你迫于生计,不得不和憨厚的新婚丈夫远走他乡。

我懊悔不已。本来身体健壮的我,竟然一病不起。朋友如安知道后,来到我家,给我讲了一个民间故事。

很久很久以前,有个书生叫丁君,他外出赶考时,和百里外的王家小女儿翠香相遇相恋,他们约定在3年后的二月初二完婚。花开花落,3年时光匆匆而过。到了那一天,丁君备了彩礼前去迎娶翠香。来到王家庄,他得知翠香嫁给了另外一个读书人。丁君受此打击,回到家一病不起。父母双亲寻遍名医,儿子还是不见好转,急得二老白了头发。这天,有一个从南方来的和尚前来丁家化缘,得知事情真相,他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丁君观看……

茫茫无际的大海,一名年轻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,停止了呼吸,她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。这时,路过一个青年男子,看了她一眼,摇摇头,走了。半晌,又路过一个青年男子,看到她后,他将自己的衣服脱下,给她盖上,然后走了。天快黑的时候,再路过一个青年男子,看到她后,走过去,探了探她的呼吸,见没有任何气息,他就用双手在沙地里挖了个很深的坑,小心翼翼把她掩埋了……

丁君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和尚解释道,那海滩上的女子,就是你未婚妻翠香的前世。你就是第二个路过的人,曾给过她一件衣服。她今生和你相恋,只为还你一个情。但是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,就是最后那个把她掩埋的人,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。

丁君大悟,病顿时好了。其实,我何不是民间故事里的丁君啊。缘深缘浅,不可强求。我释然了。朋友如安也笑了。

望着那通向远方的笔直大道,看着灰蒙蒙的天空,我心中在默默地问:你的长发依然那么飘呀飘吗?

让清风捎去我的消息,不知我的这封信你在远方能不能收到?我等待着,期盼着。愿你和家人平安幸福。

诗品时空

不是第一次都会被铭记

陶文胜

第一次

人的一生会有许多
纯纯的青春涩涩的初恋
还有那风轻云淡

你都铭记了吗

如果是,阳光会变得分外的妖

娆

每一次

你的情影的触动

是否掀起了记忆的裙衫

当辉煌的瞬间闪现

潜涌的火焰下,海水沸腾

蓝色的月亮唤醒了沉睡的精灵

那一时刻

你挚热的情怀让世界变大了

忧伤或疼痛那些承受不起的没

有了重量

连空气都弥漫芬芳,梨花深处

孤寂清幽的心远离了深冬的空

巢

生命里你就如婉约的梦,决绝

的美

这一刹那

轻柔的水滴汇成汹涌的河流

诉说着古老的河道思乡的浪

乘着船儿你踏上征程,魂归家

园

让我彼此的美好凝聚成琥珀

的绚丽

